



# 苏联电影剧本选集



# 苏联电影剧本选集

3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苏联电影剧本选集

• 3 •

\*

中国电影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850 \times 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1\frac{7}{8}$  • 插頁5 • 字數: 531,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750册 (另印精裝本1,530册)

統一書号: 10061 • 185

定价: 2.30元

### 第三卷說明

本卷包括《茹尔宾一家》、《高空》、《扎列赤納亞大街上的春天》、《妻子》、《未完成的故事》、《在木筏上》和《海之歌》。

《茹尔宾一家》是根据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作品通过“一家就可以造出一条船来”的茹尔宾家三代人的形象，刻划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思想，表现了他們对待劳动的态度和他們的道德風貌：奋發昂揚，謙遜質朴，严格要求自己和互相要求，在困难的时刻互相帮助，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珍貴和發揚工人阶级——資本主义掘墓人、共产主义建設者的全部光荣傳統。这是一部关于苏联工人阶级的詩篇。巨大的主题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使这部影片成为战后苏联电影的杰作之一。电影文学剧本是由小說原作者柯切托夫和卡拉共同編写的，由著名导演赫依費茨于1954年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制成影片（片名为《大家庭》）。剧本發表于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53年第6期，这里的譯文根据該期杂志譯出。

由著名电影剧作家巴巴瓦根据沃罗比約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由著名导演扎尔赫依攝制的影片《高空》，也是战后苏联电影中表現工人阶级形象的优秀作品之一。它以朴素而又充滿詩意的結構，展示出高空安裝作業工人的劳动的美和激情，歌颂了那些積極改造着世界的平凡而美丽的人，表现了他們对共产主义事業的热爱，以及对落后卑鄙行为坚持斗争的精神。影片于1957年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制成（我国譯制片名为《劳动与爱情》）。电影剧本根据作者的手稿譯出。

《扎列赤納亞大街上的春天》是青年电影导演米隆涅尔創作的，以細膩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苏联青年一代的内心生活和精神

的成長。青年煉鋼工人薩沙和青年女教師丹尼亞，由于具体生活环境所形成的具体性格的差异，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相互了解的，但是，共同的共产主义品質幫助了他們，他們的愛情的成長过程同时也成为了他們的精神面貌的丰富和提高的过程。这个作品由米隆涅尔和另一青年导演胡济耶夫于1956年在敖德薩电影制片厂制成影片，是苏联青年一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出色成就之一。譯文根据的是苏联艺术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單行本。

《妻子》是著名电影剧作家格布里罗維奇的优秀作品之一，通过大学生娜塔莎和工程师謝尔盖·羅馬什科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以及妻子在丈夫犯了錯誤最需要帮助时所采取的态度，揭示了苏联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格布里罗維奇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个剧本包含着許多細膩的思想感情的描写，而同时又存在在令人感到波瀾壯闊的苏联现实生活的脉搏。影片由著名导演萊茲曼于1955年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制成（片名为《生活的一課》）。譯文根据的是《格布里罗維奇电影剧本选》，苏联艺术出版社1959年版。

由伊薩耶夫創作的电影剧本《未完成的故事》，也是战后苏联电影中以亲切抒情的格調表現道德与愛情問題的成功作品之一。無論是区診療所医生穆洛姆采娃，或是造船設計師叶尔肖夫，都以其克服个人悲痛の坚强意志、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孜孜不倦の革新精神，反映了苏联社会中新型知識分子的崇高精神面貌。影片由著名导演艾尔姆列尔于1955年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制成。譯文根据的是苏联艺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單行本。

盖里奇和伊薩耶夫的电影剧本《在木筏上》，歌頌了苏联人所向往的美好友誼，也批判了现实生活中殘存的官僚主义惡習。貫串在一系列事件中的鮮明而富有情节性的緊張轉折，濃郁的抒情色彩，特別是自始至終貫串在作品中的幽默和諷刺的鋒芒，使其成为战后苏联电影喜劇的傑作之一。影片由卡拉托卓夫導演，于1954年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攝制完成（片名为《忠实的

朋友》)。譯文根据的是苏联艺术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單行本。

电影艺术大师杜甫仁科的最后作品《海之歌》的出現，是苏联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这部充滿深刻哲理和濃烈詩意的作品，以史詩式的宏偉規模表現了苏联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英雄气概以及作者对生活的不可遏止的激情。为了使苦于干旱的广大土地得到灌溉，使大地变得富饒美丽，必須建設巨大的人造海。祖祖輩輩曾經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受过苦难，建設起自己的家园，縈繞着千万种悲欢苦乐的大片土地，必須淹沒掉，成为海底。过去是难以忘怀的，然而必須与它訣別。未来是偉大的，然而必須勇往直前地达到它。劳动人民从事共产主义建設的丰功偉績和新旧事物之間的斗争，作者通过人物性格的鮮明刻划，也通过作者自己詩化了的憧憬未来的历史感情而表达出来了。这部不朽的紀念碑式的作品是天才艺术家在思想和技巧上臻于完全成熟的标志，是他的偉大創作道路的光輝总结。这部歌颂苏維埃时代、歌颂苏維埃人的丰富心灵、包含着許多革新性探索的色彩絢爛的交响乐般的电影剧作，荣获了1959年度列宁文艺獎金。作者逝世后由他的夫人导演索倫采娃根据这个文学剧本于1958年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成的影片，也在1959年全苏电影节上获得了特別荣誉獎。譯文根据的是《杜甫仁科选集》，苏联艺术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九月

## 目 次

|                          |                |
|--------------------------|----------------|
| 茹尔宾一家 (李邦媛譯) .....       | 柯切托夫等 ( 1 )    |
| 高 空 (李溪橋譯) .....         | 巴 巴 瓦 ( 107 )  |
| 扎列赤納亞大街上的春天 (于 思譯) ..... | 米隆涅尔 ( 177 )   |
| 妻 子 (李溪橋譯) .....         | 格布里罗維奇 ( 277 ) |
| 未完成的故事 (戴光晰譯) .....      | 伊薩耶夫 ( 373 )   |
| 在木筏上 (刘友鵬譯) .....        | 蓋里奇等 ( 463 )   |
| 海之歌 (鄭雪來譯) .....         | 杜甫仁科 ( 571 )   |

# 茹 尔 宾 一 家

柯切托夫 著  
卡 拉



春天的黄昏。

在海濱区的明亮背景上，映出了工厂的起重机、烟囱、船台建筑架的輪廓和旧工人鎮上的一排排小房子，房前的小庭院里栽种着角錐形的白楊树。

一片寂靜。远处傳來隱隱約約的歌声。

驀地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槍响……

民警局巡官扔掉尚未抽完的香烟，手臂按住腰里的手槍皮套，朝槍响的地方跑去。

又傳來兩声槍响。

一扇窗戶打开了，接着是第二扇……

巡官跑进釘有“雅柯尔納亞街19号”的柵欄門，門当中还釘着一塊“茹尔宾寓”的小洋鉄牌。

古老而舒适的木房子的雕花台阶前是一座丁香叢生的庭院。有些槳、釣竿、捕魚網和測探棒斜靠在牆上。約摸有二十来人，拥在院子里。人們吵吵嚷嚷，有說有笑，圍着壯健有力的五十二岁左右的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茹尔宾。他的脖子很粗壯，衣領总嫌太紧。兩道蓬松的眉毛已开始斑白了。他举起双筒猎槍来。妇女們立刻掩住了耳朵。

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茹尔宾的妻子阿加菲亞·卡尔波芙娜站在家門口的台阶上俯視着人群，也用双手捂着耳朵。

巡官跑进柵欄門，挤进人群里去。

“公民們，公民們。怎么回事，公民們？出了什么事？”

“又有一艘小‘茹尔宾号’行下水典礼啦，首长同志，”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巴斯曼诺夫工长，快活地、意味深长地回答。

女邻居们交谈着：

“这家一个个尽生些小子，你说为什么？”

“就是这样的种嘛！”

“听说，也叫玛特维。”

“这下曾祖父玛特维可乐啦！”

茹尔宾家的家长，浓眉毛的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分开人群向民警局巡官跟前挤过来，他把双筒枪的枪托拄在地上，同巡官握手。

“你好，库兹米奇！这是民族礼炮！二十一响！”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放什么礼炮啊？”

“生了一个工人，一个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这下当了爷爷啦！”巴斯曼诺夫伸出手指碰碰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的胸脯说。

“库兹米奇，孩子们给我添了个孙子呵，是柯斯加和杜纽什卡添的。”

“哦，祝贺您，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衷心地祝贺您。”

“说实在的，老弟，咱们可真行啊！”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的脸上浮起了惬意的微笑。“喂，大家入座吧，请吧！”

餐桌摆在凉亭里。凉亭四周的栏杆爬满了野葡萄藤。桌子上放着一盏明亮的灯，小飞蛾正绕着灯扑来扑去。

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斟了一杯酒敬给巡官，巡官推开了。

“我不能喝啊，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你不必劝我，我有公务在身。……”

“哦，那么来杯甜酒吧。……生了个工人嘛！应该祝贺祝贺

啊！”

巡官犹豫片刻，便一飲而尽：

“为工人干杯！”

工艺学校的大門口。

瑪特維·茹尔宾老爷爷被一群穿着制服的孩子們簇拥着，从大門里走出来。他尽管还算筋骨硬朗，但已經开始衰老了。他輕輕地拖着一只腿說：

“就是它，这颗下賤的子彈，在这兒躺了整整三分之一世紀啦。”

“爷爷，那个白衛軍就是这么对准了您射击的嗎？”工艺学校的一个学生問道。

“那还用說，当然是对准射击的！我就把他这么一下……”瑪特維老爷爷抓住一个工艺学校学生的衣領，差点兒把他从地面上提了起来。“等到‘阿芙乐尔’巡洋艦炮声一响，我們就把他們收拾了。”

“您也在冬宮沙皇的宝座上坐过嗎？”

“您夺过几座皇宮啊？”

“皇宮……皇宮，在革命的时候，它們就像核桃一样，一下子就完了！革命的时候，孩子們，頂要紧的是把電話局、电报局夺到手。还有車站……管理局！皇宮嘛……呸！”

瑪特維老爷爷这时打断了話头，轉身向拐角处走出来，巡官問道：

“首长，剛才是在哪兒打槍？”

“在您家院子里，瑪特維·朵罗費耶維奇。在雅柯尔納亞街。”

“噢！那准是杜紐什卡生啦。那么庫茲米奇，得祝賀我添了个曾孙子罗。”

“可不是，生了个男孩。您怎么一下就猜到了呢？”

“喏！……”瑪特維老爷爷作出一副耐人尋味的姿態，說明他是毫不懷疑的。他用拳头碰碰巡官的肩膀，但這一碰，他自己却站不住腳了，巡官連忙想去扶他。

“用不着！”老爷爷推开他，“我还挺結实。但願你到了我这份年紀，也能像我这样！好了，祝您……现在我該回家啦，再見，孩子們！”

老爷爷橫穿過街道，頑皮地向工藝學校的學生們使个眼色，用樹枝在一家窗戶上敲了一下，便踉踉蹌蹌地躲到屋角后面了。

一个胖胖的老婦人从屋里走到台阶上，發現門口沒有人，便举起拳头吓唬那些大笑着的工藝學校的學生們：

“淘气鬼！等着吧，看我不揪住你們的頭髮，狠狠地……”

在茹尔宾家园中的涼亭里。

客人們圍着桌子坐着。阿加菲亞·卡尔波芙娜張羅着端菜，她的十六歲的女兒冬妮亞和兒媳丽达——一个年近三十、稍現丰滿的美麗的高个兒婦人，在幫她的忙。

“整个工厂都要改建啦，全部工作都要按照新方法进行，”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說。

“已經完全确定了嗎？”一位客人問。

“怎么不是。安东写了信来，說計劃已經批准了。”

“改成大部件分段裝配法嗎？”

“一点不錯，大部件分段裝配！叫鉚釘滾它的吧，全部改用電焊！都照安东的計劃，叶甫謝耶夫！安东·茹尔宾真有兩手！”

“你的安东，現在在哪兒？”叶甫謝耶夫老漢又問。

“怎么在哪兒？在部里附設的科學研究所。是科學碩士！他很快就要來了，要在这兒干它一場。”

“伊里亞，你高兴个什么劲？”巴斯曼諾夫插嘴道，“改建，

改建……都是你兒子的好主意。‘干它一場’！你还是想想：咱們倆又該撰到哪兒去啊？”

“对，他說得对，”叶甫謝耶夫附和道，“这問題可得想想啊。”

“不管工厂怎么改建，反正缺了咱們这些老手不行！”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堅定地說。

“你这个傲慢家伙！”巴斯曼諾夫生气地說。“我看你还是把你这种傲气丢掉吧。咱們已經老了，咱們是照老法子工作的，可是人家要照新法子了。……”

“照新法子才对呢，这才是正理！”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确信地說。

“还不光是咱們。对小伙子們說，也是个多大改变！”巴斯曼諾夫毫不讓步。“譬如說，你的小兒子，阿辽什卡——是个鋤釘工吧！”

叶甫謝耶夫也沉不住气了：

“我們鑄工又怎么办呢？再說，鑽工呢？要知道，这次改建对全厂的人都是个彻底的革命啊！”

“再譬如說你父亲瑪特維·朵罗費耶維奇吧，”巴斯曼諾夫又說。“已經这么大年紀啦，他又該怎么办呢？你还在一个勁兒說什么安东的計劃，安东的計劃……”

“听我說，听我說，”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想叫爭論起来的客人們安靜下来。“咱們是工人階級啊！而工人階級，你們可知道……”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握緊着拳头，想找到合适的詞句。“就說你吧，薩尼亞，你是个造船工人，而且是个多么好的造船工人啊。托福上帝，我認識你已經三十年了。”

“噯，噯，伊琉沙，”巴斯曼諾夫發急了。

“別噯呀噯的。你該明白：船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船身！浮力要靠它，載重量要靠它……”

“速度也靠它，”有人提了一句。

“一切都靠它，”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接着說道。“你記得吧，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說的，你不是也讀過嗎？他說，有基地，也有上層建筑。”

“斯大林同志說的是基礎，不是基地！”阿歷克賽糾正了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的話；阿歷克賽的外表也是同樣的茹爾賓型——身板結實，像運動員，像他父親一樣的濃眉毛。

“就算是基礎吧。用科學字眼，咱就用科學字眼吧！那就是說，船身是船的基礎，其餘的全是上層建筑。在人類社會也是這樣，工人階級是基礎，其他的……”

“爸，你搞混了，”阿歷克賽一邊說，一邊從桌旁站起來，戴上制帽。

“父親搞混了，那你們來講，”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發脾氣了。

柯斯加上氣不接下氣地奔進涼亭。

“爸爸！媽媽！杜紐什卡……生了個兒子！”

聽到這個遲到的消息，大家都笑起來了，紛紛同柯斯加握手。

這個滿臉笑容的，幸福的父親，告訴大家說：

“挺壯的小子！有三公斤八百克重……”

“滿合適的排水量！”巴斯曼諾夫指出。

“謝天謝地，”阿加菲亞·卡爾波芙娜低聲自語，“可談到了孫子啦。……”

阿歷克賽正要从庭院的柵欄門走出去，冬妮亞在后面趕上了他。

“阿廖沙！你就這麼走了？……”她顯然很傷心。

“嗯，是啊！”阿歷克賽站住了。“好，拿給我看看吧，讓我看看吧。”

冬妮亞將自己嶄新的護照遞給阿歷克賽。

“不能照得更好看一些？……看这个扁鼻子，”阿历克赛翻着护照說。“从今天起冬妮卡不是小丫頭啦，是女公民安托尼娜·伊里妮奇娜·茹尔宾娜啦，‘看吧，羡慕吧，——我是苏联的公民！’①”

“阿廖沙，你又要到她那里去？”

“这干你什么事？”

“喏，阿廖沙，你这样就是不好。她怎么把你迷住了？也許，你想跟她結婚吧？”

“也許！那又怎么样？……瞧你自己也是大姑娘啦。快要嫁人啦。”

“找不着像你这样的人，我是不嫁的。”

“这么說，你找到样本啦——拿我来衡量自己的未婚夫嗎？”

“当然罗！你是最好、最聪明、最漂亮的人！”

“这傻瓜！……”

阿历克赛揮揮手，打开柵欄門。

“不，你等等，”冬妮亞叫住他說，“你說，你爱上卡琪卡的哪一点啦？难道她真漂亮嗎？而且以后……我就再不能跟你一塊兒去釣魚，一起去划船啦！……”

阿历克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扎得整整齐齐的小包。

“給你，拿去！在我口袋里装了整整一天啦。”

冬妮亞奔过去吻她哥哥。阿历克赛推开了她，用手擦擦臉龐。

“弄得我滿臉都是唾沫！”

“包里是什么，阿廖沙？”冬妮亞摸摸小包，問道。

“你自己看吧！”阿历克赛轉身朝柵欄門走去了。

冬妮亞在自己小房間里的梳妝台前解开小包。包里是一瓶

---

① 出自馬雅可夫斯基的名詩“苏联护照”。

“紅莫斯科”牌香水。冬妮亞往身上洒了些香水，快活地照照鏡子，摸摸鼻子，似乎想看看：是否真是扁鼻子？

丽达走进来，坐在梳妆台边的椅子上。

“阿廖沙送給我的，”冬妮亞得意地說。“丽达嫂，洒点香水吧，要嗎？”然后她照了照鏡子，又补充道：“我小的时候，都說我長大了一定漂亮，但是結果却并不……丽达嫂，您才真漂亮呢，您真幸福啊！”

“漂亮！”丽达笑了笑說。“难道漂亮就是幸福？你有青春；杜尼亞有一个多情的丈夫，現在又生了个兒子。可是我有什么呢？什么也沒有！我快三十岁啦，冬妮奇卡。你要明白，三十啦！我就这么呆着，呆着……好像在盼什么似的。可是盼什么呢？自己也不知道。”

院里傳來談話的声音，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講得最响：

“造了些什么船？造了多少？这就是造船業的活历史，还有什么？”

“老是船呀船的，”丽达苦笑道，“想的只是船呀船的……可是爱情呢？把爱情就全忘掉啦！再說，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爱情啊？……”

“丽达嫂，”冬妮亞想表示反对，“怎么能这样說呢？那柯斯加和杜尼亞呢？那爸爸和媽媽呢？那您和維克多呢？”

“唉，冬妮奇卡，冬妮奇卡！”丽达嘆了口气。“我到你們家来的时候，你还很小呢。可是現在……你知道，我出嫁的时候，也想幸福……只是和維克多在一起却沒有得到幸福。”

“丽达嫂，您这是怎么了？維克多是我哥哥呀！”

“哥哥！……对啊，他是你的哥哥。可是，他是不是我的丈夫呢？难道我看得見他？难道我感觉得到他？白天还不够，半夜三更还爬起来，点上灯在那兒画些什么。清早起来一看，原来是一种什么齒輪。他是木匠啊，他要这些齒輪干什么呀！”

窗外又傳來模糊不清的爭論声。